南澗文集

南澗文集卷上

益都　李文藻

南漢二鐵塔攷

乾隆甲午　國家開局續修鄭樵通志部檄郡縣拓碑刻編入金石略予適有事羊城許南海鈞屬為搜輯先是光孝寺東鐵塔刻文寺僧以灰實之而飾黃金題名半為所掩予屢至不能拓四月十六日率工胥持刃往剔其金而搨之西面陰識行書八行字徑寸凡八十五字其文云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屈新語作卯字）歲敕有司用烏金鑄

造千佛寶塔一所[翁金石略誤作座]七層并相□[屈作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屈作躬]有慶祈鳳壓無疆萬方咸使[屈誤作底]於淸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於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謹記其北面西隅題名二行云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缺]檢校工部尚書曉眞大師沙門臣道口其東隅題名二行教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缺]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寶法大師沙門臣[缺]已上三段向有拓本其東南二面則新出者東面北隅無刻文其南隅題名二行云教中大法師[缺約十字]大夫檢校[缺]其

南面東隅題名二行云敎中大法師內缺約八字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缺法大師沙缺觀沙門下是臣字臣字下或有道字餘皆蝕泐盡沙門之名屈皆實以監造二字不可信其南面西隅題名三行每行二十餘字漫漶不可盡識首行可辨者造塔字軍營字陽宮使字秀字第二行宮使字指揮使字宮門字點檢字第三行將軍字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臣字以西鐵塔文推之或是內侍董其事者西塔先此塔四年竟其人即龔澄樞也乳源雲門山有大寶七年僧文偃碑至今完好亦龔澄樞奉敕建也結銜斷非沙門屈

譯有住持字誤矣又誤以七百戶爲十万戶皆顯而可見西面兩隅刻之皆無字或以記文有皇帝字刻於中央諸臣不敢列名於其旁也朱錫鬯謂列名皆官者蓋僅見南面西隅之題名而翁學士謂皆沙門則又未見及此耳西塔刻文向止見其一是日未拓而歸二十八日往觀塔自石趺已上高丈九尺六寸石趺伸縮凡四重刻獅獸鐵趺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三珠縮其地廉外爲四人首戴第三重如贔屭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各闊四尺六寸爲瓣九其中一瓣字物焉七行行十許字

參差不齊西面文云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　年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其六十二字向謂盡於是也繞塔諦眂東北南三面中瓣鐵縮隱現有字形雖出之文皆與西面同而每行字數有多寡非一笵也蓮花瓣上七重以次而狹皆鑄佛像其最上闊不過二尺又上爲蓮花頂每層大佛一而衆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得千下二重佛旁有字槨而眂之第一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

曰彌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之功德佛其造塔者自況乎第二層東盧遮那佛南盧舍那佛西牟尼佛北毘舍浮佛他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佛右塔頂似有宇勢甚危不可梯也復詣東塔度之石趺上輔以木凡鐵趺三重第一重西面正中刻文餘題名俱在此重第二重形方與第三重蓮瓣形一伸一縮再上塔七重佛像每面多於西者六四之多十有六第一重每面闊三尺七寸自鐵趺已上高於西塔尺四寸予所用工部營造尺

姑幕攷

靑南侯國有姑幕之名漢置縣爲都尉治王莽曰季睦其故城元于欽謂當在密州明公齋則謂姑幕卽東莞之境且援春秋杜注姑幕縣東北兹亭及水經注爲證水經注引京相璠曰瑯琊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郡國志東莞有鄆亭而後齋時嘗幷姑幕入東莞如謂姑幕在密州則去東莞二百餘里安得有四十里之鄆亭乎此齋所以正齊乘之失也然魏收地形志博物志皆曰姑幕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寰宇記則謂長墓在密州西北五十里姑幕在莒縣東北百六十里是齊乘所云當在密

州者原未爲無據夫一曰在密州一曰在東莞二說不同
而安邱縣志獨稱姑幕在今諸莒之交故青州府志屬之
莒州辨其非石埠路古城而以在莒東北百六十里十字
路者爲確蓋從劉璞野述之說則思容孝輿可不相背即
推之後漢書劉盆子傳自莒而姑幕自姑幕而青州亦無
不與道里相脗合甚矣其說之得也若顏師古地理志注
及晉志通典十道紀章懷太子俱以姑幕爲薄姑薄姑乃
古爽鳩氏之地成王時與西國作亂因滅之以益太公六
世胡公徙居之遂爲齊郡邑路史曰在臨淄西北五十里

今博興縣北十五里有薄姑城而諸說以姑幕當之其說謬誤又不待智者而知也夫姑幕故址雖若難知而水經謂浯水過姑幕北博物志謂城東有公冶長墓去錫山不遠夫錫山浯水依然在也就其地求之非今十字路郡而何哉至酈云姑幕故城東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授之今其□湮沒久矣

王猛墓攷

青州府志云壽光城南門內明萬歷初居人浚井見一棺鐵索懸之題曰清河侯王猛墓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劉有

成修墓道立碑表焉而安靜子壽光舊志作於康熙某年實無此事其居人浚井云者或有成時更傅會之耳數年前知府裴公往拜其墓有諸生王姓者自稱是猛裔詣府謝其鄉人怪而笑之予按晉書載記言猛之死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十疋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獨不詳其葬地而唐貞元間河東呂溫有華山酹王景略墓文文有云屹彼壯骨沈爲朽壤雲開華山若見精爽則猛墓在華山明矣猛雖北海劇人實家魏郡少卽鬻畚洛陽是劇並非其故里何必葬於此乎且猛

嘗隱於華陰山其謁桓溫及應苻堅之招皆自山中死而葬於山宜也壽光西門外又有倉頡墓按水經注乃孔子問經石室亦非墓也頡墓在華山漢碑在焉其誤不待辨矣

王曾王旦相業論

人臣處常變不同而立心持節當無不同從其所同求其所異則合大小綜終始而優劣見故王曾王旦其相業未可概論焉夫曾旦皆賢相也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其登相位毅然以社稷爲已任計去奸相所以除社稷之蠹調養

君德所以培社稷之本推揚士類不令人知所以陰滋社稷之楨榦危言正色以立於朝裁抑母后卒成帝德在宋名相堪與李沆相伯仲若呂端張齊賢等未有能出其右者可謂社稷臣矣且在真宗時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帝能虛懷恭己以盡羣下之情而旦承厚遇竭誠彈智以忠於上梗概與曾略同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赦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是其略也寇準毀已而反薦之是其度也御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

節度使帝強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燭丁謂之姦是其識也諭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詘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斡濟也且不亦賢矣哉獨惜大圭之瑕在美珠之賜耳夫當欽若欲假天瑞議封禪帝且沉思久之曰王旦得毋不可而旦奈何可邪祥符初作宮奉天書時曾知制誥上疏極陳不便者五而宰相而五請封禪者旦也天禧初以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而宰相而兼封禪大禮使旦兼玉淸昭應宮使者旦也故朱子綱目於旦之卒盡削其宰

相之職而變例特書以醜之嗟乎生不能進諫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此且與曾立心持節之不能強同者也至若二公之遇曾處其變且處其常曾兢兢於乾興天聖間宦官故智不敢窺覦而帝德就太后亦全令名且故早稱其偉度焉且當時碩德重望除奉行天書外功業爛然可觀或者以失節濟道為比未免太過蓋曾且皆賢相也而沂公深遠矣

滸山濼水利議

滸山濼在鄒平縣西二十里其源自章邱縣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

清河水分支溢入灤周四十里爲地可數百頃東南近長白山西北地勢亦高伏秋數面坡水皆匯於中其北近清河溝山東通志云灤由清河溝仍入小清河而今灤水經歲不涸則其下流不能通暢之故也小清河自新城縣以下累歲汎溢爲害故無敢主導灤入清之議者按灤地廣闊附近居民僅收魚蝦微利一望淼茫盡爲茂草求其如章邱縣之繡江博興縣之錦秋湖蒲葦藕稻爲民重利者萬不及一其故貧民知其利而不爲富民能爲而不敢爲以周四十里之地僅有數尺之水輒棄爲澤國而不爲之

計深屬可惜治之之法似宜先塞萬家口俾小清河水不得溢入更疏清河溝為之尾閭必無不洩之坡水矣如以妨於下游為患則擬就灤治灤倣井田遺制多開溝渠以容積水以高田固可禾黍下者亦宜穇稻最下仍不失菱藕蒲葦之利以本縣之民墾本縣之地不及半年應有成效然後量其地之多寡與其高下分給附近鄉民陸續升科俾為世業數年以後其利當有倍於高田者

衛氏族譜序

先王之制為宗法也有廟有宗廟以祀其先宗以處其子

孫而一主于繼別之適世世爲大夫者其族人異居而同財有餘不足皆待命于宗子宗子及其母妻死族人爲服齊衰三月蓋有家者宗法之重如此而春官又有家宗人以掌之嗟乎何其至也後世無世爵世祿宗子不能收其族於是墓祭之事興而廟祀廢大宗小宗之法亡而倘譜牒焉譜原于中壘世本由晉而降著錄者多曰家傳曰家記曰世傳曰序訓曰家世編皆用以揚其先德先烈一書成而辨親疏志塋域序婚姻皆備焉斯眞仁人孝子之用心有補于小史邦國之志者猶氏衞氏故巨族而貴州巡

撫伯巖公尤顯於　國朝其曾孫熙淇出家譜屬序予觀之而有慕焉其于辨親疎志塋域序婚姻之外備載庭訓劄記如行冠禮禁支子主祭及異姓亂宗之類皆近世難能而易犯者家法如此宜其世世爲良吏矣巡撫公嘗爲山東布政使政聲猶在人口而予益獲悉其教家之道誠足以承先而啟其後其後果奉之而行焉則衛氏宗法何嘗亡邪抑世之有家者皆斟酌于其法而行焉則天下之宗法不亡矣所謂斟酌於其法者何也相約子姓嚴內外別尊卑有無相問吉凶相卹伏臘膢蜡相勸誡雖不必

復行周禮而自無失先王以族教妾之義夫士大夫嘗後世而欲敦教化厚風俗凡所作為惟存周官之大意而其細者固不能拘拘也乾隆二十有八年人日益都李文藻序

蓼谷紀年集序

歷城王秋史先生歿數十年其縣人周書昌得其文集數巨冊於肆市予因得錄之而重有歎焉蓋先生以詩受知新城德州二公名播於天下而知其能文者固少也其文雅潔有法度四六尤精警縱橫皆不亞於其詩而此四冊

者出先生手錄更無副本若其後人不讐焉而以覆瓿糊窗或什襲藏之而蝕於蟫齧於鼠燬於火壞於屋漏之水則先生之能文終無知者矣又使讐於不知文者恐仍有數者之患再不幸而遇郭象齊邱其人又必竊爲已作則是集之遇書昌謂先生死而無靈其可乎哉其文每篇署作之年月趙香坡傳及題坐雨圖卷二冊自丙寅至庚子多用意之文書張鹿牀詩後及代黃敬園徵書啟二冊自癸未至乙未多婚序壽啟代人之作又前二冊多散文後二冊多駢體蓋先生自分甲乙如此予題曰劉谷紀年集

甲乙各釐爲六卷而書昌將謀以付梓其詩曰二十四泉草堂集久刻于文登于氏安知書昌好事不如于氏邪其文多關濟南掌故他日續志乘必有因其文而顯者是集之遇書昌又非獨先生之幸也乾隆壬午冬至日書於諸城寓舍

諸城縣志序 代

諸城在明已前皆倚州郡今雖爲青州屬縣而枕山跨海幅員廣闊多顯人於山東稱名地其有志莫詳所始宋知密州吳文肅公常山祠記云近地志以爲祈雨而常應故

名曰常山意所謂地志蓋廣輿圖經之類非州縣志也明
萬歷癸卯知縣王君之臣屬縣人副使陳君燿志之其序
謂嘉靖庚戌知縣祝君天保屬教諭王君應斗肇修鋟板
當時已有議之者故陳志引用不及焉而其于建置古蹟
多謂本永樂間鈔志是或其權輿矣陳志十二卷雖其傳
人物本末不甚備而於　國家典制之大及民生利弊
吏事興廢之由釐然皆可指數康熙癸丑知縣卞君顯重
修之志全襲其文而天啟以後七十年事則闕而弗詳又
九十年乾隆壬午予宰是縣卞志且漫漶不可識於民則

求得舊印者二本又得陳志一本乃屬李君文藻重貲之其體例繁簡一準于予意而攷證地形蒐羅佚事則自搢紳至于樵厮漁叟皆得獻其所知庶幾其無遺憾矣乎夫典禮樂章弗錄者非略也會典所載天下同也山川鄉社田賦物產之必詳者非以夸雄富也務示險易懲民勤惰而其好惡也金石攷爲從來志乘之所無者重縣之所有也而舊載詩文皆芟者不敢苟循乎俗也一事之錄必究其原本一人之出入必參之公論非苟也期以訂誤正譌而可傳信于後也予自壬午閏五月到縣迄今近二年數

以勘獄詣青濟在縣則修城建學置多興作然縉書籍訪
遺老宿寐寢食未嘗頃刻不在乎志志成適調濱州以去
而其意惓惓者無窮也乎二十年來燃知山東州縣乃獨
惓惓于是者豈非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竊有同於蘇子所云者哉爲圖一總記一考十二表十一
錄二列傳十八凡四十六卷甲申歲三月丙子

因聲得問集序

古之聲者貴今之聲者賤古之樂師皆聲者爲之其業之
精雖聖人且從學焉而又能解詩歌識君臣之義朝夕以

所掌規諫其君義所不合至有踰河蹈海而不顧者雅樂既亡舊者無所歸乃假推算之術高談祿命擅言禍災以動人而牟利其亦卑污之甚矣近其術又不足以活棄其而學淫詞豔曲手琵琶入邸娼市儈之家彈唱取酒食其態若俳優者所不屑為予每見而憐之以為非其人之固賤其得於天者不完遂不得與有目者爭業也杭州朱君有焘字卓然瞽而能詩其瞽時少唐仲言二歲而耳學淹通幾過之歿後其子裒等哀所撰因瞽得聞集兼為狀以問序於予予讀其詩清麗有格具作者之象又所交多奇

人高衲往復酬答深致意焉以視編蓬姑箋等集何如邪衰之狀曰先子內行純摯葬王父母用古禮歲時薦新必痛哭盡哀與人交有始終好捐資濟人之危嗚呼是得僅以異人目之哉予謂卓然不聾所施爲當不止在鄉曲聾而得宗工大家者爲之師其詩之所造亦宜猶有進而要於其天性之篤不能毫末加也夫卓然之得於天者何其厚也嗚呼均聾耳或爲聖人之師或出俳優者之下其生於世疑亦有幸有不幸焉而卓然顧克自樹立如此此亦凡有目者所愧而知勉矣卓然精於數學而不以自衒不

欲自衒其詩而卒顯於世華亭陳氏所傳異人蓋至今日始得其偶而卓然之聲而有行又誰可爲之偶者乎若夫講求古樂聚聲者於郡縣之學官給之以餼廩習之以笙鏞琴瑟之樂器教之以風雅頌之樂章而嚴禁民間彈詞小曲淫聲以復於大雅是宜有身任其責者而天下之爲卓然者不必盡如卓然而後可以不賤也

金溪毛母壽序

金溪書賈毛君成涵往來吾邑十餘年歲庚寅將歸而壽其母乃謁序於予曰吾母歸先子四年而寡時吾祖父母

老病成涵在襁褓家亦貧而毋日紡績以養舅姑教成涵
至于成立蓋三十餘年矣成涵羈他鄉力不能聞于官族
人贈綽楔懸之祠堂四時給胙願先生紀其事予謂生而
入祠非禮也然足見其鄉風俗之厚而毛母之苦節爲不
可及矣

國家宏奬善類一女子之節行必爲建坊旌
表以予所見富厚之家懼胥役索賞財至有沒所生之節
而不舉者毛母以貧而不得舉其視爲富兒之母則有間
矣予十年來爲人作壽序多汎舉祝釐之辭應之若稍有
所發明輒棄不用或爲妄傭所改竄入但據成涵之言書

之而已無蹟焉其庶幾免于棄且改賦詩曰彤管有煒成涵當以予文爲彤管也秋七月益都李文藻序

遊南海廟記

乾隆甲午十一月四日予歸自羊城舟出扶胥口將遊南海神廟而小港潮退不能達易蠻艇僅容予及一僕蠻夫婦涉水手挽以行水竭而泥行乃愈速水底有沙能梗舟而泥則滑甚也及岸微雨步上浴日亭觀陳白沙詩及蘇東坡詩各爲一碑陳碑較大中開以牆皆不見其陰翁學士誤以陳詩刻蘇碑陰馮魚山見拓本有大小而疑之嘗

問予予數來亦不能定爲一爲二今日之遊蓋爲此下洽日亭東行數十武爲南海廟由西角門入過宋開寶敕建碑卽拾級入二門其大門相距甚近遊者往往不至雖予亦然予于廟中之碑無古今皆搜剔翁學士因予言而著錄者幾十種此遊蓋別有所得望大門下有二碑就視之西碑近代所作東碑甚鉅賣紙馬者置架其旁半爲所掩移其架而讀之北面爲洽平四年重修南海廟記正書徑寸敦遺黃迪篆江都曹植書武甯章望之撰南面爲熙甯甲寅敕祠南海神記正書徑二寸知英州洽光縣事權潯

口灑掃陳之方攙兩面俱完善道士云從無尋搨者予又遶兩廊徧諦諸碑陰側冀更有所得而無之惟西廡元延祐四年呂弘代祀南海王記東側刻大字二行云皇祐三年冬十月己卯祖無擇李樞李徽之田聿柳淇題此碑之陰爲延祐七年代祀記頗精緻而呂刻粗淺在延祐後行間隱隱有刻文磨而求讀且其石堅厚而色青製亦齊整與韓碑同殆元人磨舊碑而勒已文者其側及陰則原刻也詣後殿官貯社倉穀鍵不可啟其後簷下浴日亭詩碑五皆橫臥牆陰而文在上其年其人則弘治丙辰王相弘

治三年薛綱嘉靖甲申徐文溥萬歷戊子陳士章萬歷辛丑李時華也又拱日亭記一碑洪武二年閩中徐宏文臨川吳尹書讀之知浴日亭嘗改爲拱日亭六碑以亭壞聾寄於此遂無復立之者記正書詩皆草書是遊也得宋碑二明碑六於翁錄之外又定陳白沙詩非蘇碑之陰而祖無撑本非題名元人碑側也予以庚寅三月到粵未上恩平任卽手拓廟碑數十辛卯十月同羅臺山自新安遊此留連竟日其後陪侍金雨叔侍郎代祭者一隨上官秋祭者再皆未爲之記今以碑故得以知新而破疑有可書者

雨止仍呼艇以歸徧體泥污易衣覓紙筆而記之

遊光孝寺記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與欽州馮魚山敏昌順德張藥房錦芳要二十八日遊光孝寺至期大雨辰刻雨止予先至觀西鐵塔度高闊其西南龔澄樞鑄塔記數椎拓矣諦視東南北三面蓮花瓣皆有字亟爲剔洗則三面刻文與西同又得其刻佛名八皆曩所未及見者方命拓而魚山藥房至二君未見貫休羅漢因同至僧圓德案觀慨然出一軸爲貫休寫經朱秀水所題自準以下祇形

者庚寅歲予嘗記之圖又出應眞像與羅漢對懸於壁像爲膠州法黃石先生故物其曾孫坤厚以贈沈椒園按察按察客粵日贈圓自跋云觀絹色殆元人筆然應眞座右下隱隱有字數行末行云延祐三年十一月日題顯可辨像持竹杖閉目坐神靜如止水有顧正謙吳元治詩書其上予問伏虎羅漢所在圓云藏東院但不知落何僧手寺自前明孝宗時僧分十房各收田租嘗衣鬘今租失去且大半僧亦寥寥而非同房者不相聞致和者東院僧也予嘗贈以句欣然來迎遂邀予三八至大殿觀米元章佛座

又東至一殿觀元人飯鑊大可容米十石又東過達摩井
至鳳旛堂前一池蓮盛開又東至塔殿度塔較西塔高
尺四寸十日前許南海鈞屬予搨得匠拓塔記以應部檄
予命以刃去灰金多得遺名三段今觀殿外辛檢討昌五
碑乃知塗金自乾隆二年始也轉至致和室索伏虎羅漢
致云先藏顯林所顯死而其弟子弄之偶不在寺予索益
力致曰姑尋之去良久持軸至縣視則一僧白鬚髮衣着
錦趺坐枯樹根雙履在地履綠色袈裟錫杖掛樹上前一
著巾人倚虎立虎低首馴如守夜犬尾出人肩上絹直三

尺七寸較寫經圖長一寸橫一尺六寸二圖同顧被有殘破而此完好藥房云昨相約爲菩提紗詩尚未就今一日而得三圖患題太多魚山云幸新城秀水諸公未見伏虎圖不然無我輩下筆地矣予曰俗吏日衝泥趁大府詩未下何日成如記之可乎未刻雨作予先歸

遊廣州西郭二寺記

乾隆甲午端陽羊城舍館招集馮魚山敏昌張藥房錦芳藥房西郭人也予憶光孝寺志載西郭外蘭湖精舍藏畫浮海維漢道貫休寫經諸圖無異寫經圖庚寅歲見之伏

虎邱歘曰前始見而爲之記未見者惟面壁圖與此耳藥房謂蘭湖精舍在法性寺寺僧不相識適門人馮生經至亦西郭人許導遊明日午刻藥房書至云與經先至寺矣予邀魚山俱魚山病酒不能行乃獨往出大西門數十武折而北又西過高低巷入蘆荻巷寺在焉寺亦光孝分房而襲法性之名僧朗濤出迎殿額華嚴□□四字爲嚴檢討繩孫書殿後一樓樓前多盆卉樓中懸一畫卽浮海羅漢也絹高闊與寫經圖同畫一僧閉目合掌坐一蓐大水中蓐青綠不方整形似荷葉面前著一鉢以布裹之僧下

左方一持戈者兩角圓目而銳下背有翅肩出長帶綠色腰結白帶半浮浪中不見足其形非人非禽獸蓋衛僧者僧礙在平波此物左右水微躍如雪問書所以來朗云世世相傳不知其始也藥房導東至一堂則蘭湖精舍有梁藥亭書借甕堂額甚怪偉堂前一池所謂湖也巷內有報資寺經黌讀書地距此僅百步乃同往寺甚幽微穿房數折至一所面大池可泛舟池中半浮蘋菜周植以水松池北大榕欹處一柱即根之自上而下者甚可玩稞樹蔚然淸風謖謖頓不知是暑□一堂有潘次耕題聯兩句字形

不相類寺多聞舍授徒者託焉偶至一室貫師出而架有
東坡像因憶光孝寺志謂東坡與開元明座主尺牘有云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幅見
授今吾師來別敬以奉贈云云以此定光孝羅漢爲東坡
以贈明座主者檢集內與明座主九首此其第七而其他
首多言石橋事又有約在棲賢之語疑石橋卽三峽橋明
座主爲廬山開先寺僧而開先謚開元也與此無涉集又
有羅漢贊十六首第七尊者云梵書旁行侻首注視不知
有經而況字義是讀經寫經也又有自海南歸過淸遠峽

寶林寺數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贊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云白氎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顱百皺不受刀鑷無心埽除留此殘雪與寫經圖頗相似第十半託迦尊者語多犯梵書旁行一首又有羅漢贊一首序言紹上人持十六大阿羅漢如護眼目紹上人亡今在黃梅山常徽喜所俾清師求而得之贊作七言皆羅漢以贊見者又有十八阿羅漢頌有序有跋序云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閒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

裝標設錢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得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跋云佛滅度後閻浮提眾生剛狠自用莫

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
峩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
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花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
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
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
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
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其頌每首先著其狀數
語是又羅漢之以頌見者而別卷又有書羅漢頌後一則

節指寶林所藏反覆攷之光孝之羅漢不能定爲張大保之物自東坡持來也而寶林及海南與此地甚近予所見爲經諸圖安知非十六十八之僅存者邪行篋苦無書乃錄集內所載以歸俟覓各畫錄與魚山攷焉

琉璃廠書肆記

乾隆己丑五月二十三日予以謁選至京師寓百順胡同九月二十五日籤選廣東之恩平縣十月初三日引見二十三日領憑十一月初七日出京此次居京師五月餘無甚應酬又性不喜觀劇茶園酒館足迹未嘗至惟日借書

抄之暇則步入琉璃廠觀書雖所買不多而書肆之不到者寡矣出京後逆旅長夜不能寐乃追憶各肆之名號及所市書之大略記之琉璃廠因琉璃瓦窯爲名東西可二里許未入廠東門路北一鋪曰聲遙堂皆殘破不完之書予從其中買數種適有廣東新語或選恩平之兆也入門爲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爲帶草堂鄭氏同陞閣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聖堂曾氏聖經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錦堂文繪堂寶田堂京兆堂榮錦堂經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鄭氏英華堂

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雲堂周氏其先後次第
憶或不眞而在南在北則無誤也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
有之謂之老二酉而其略有舊書者惟京兆積秀二家餘
皆新書而其裝潢紙不佳而册薄又西而南轉沙土園北
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賈謝姓蘇州人頗深于書所
蓄鈔本如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蘆浦筆記麈史寓簡乾
坤清氣滏水集呂敬夫詩集段氏二妙集禮學彙編建炎
復辟記貢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菴集焦氏經籍志之屬
刻本如長安志雞肋集胡雲峰集黃稼翁集江湖長翁集

眉山集之屬皆于此肆又北轉至正街為文華堂徐氏在路南而橋東之肆盡此矣橋居廠中間北與窯相對橋以東街狹多參以賣眼鏡煙筒日用雜物者橋以西街闊書肆外惟古董店及賣法帖裱字畫雕印章包寫書稟刻板鋪砂耳近橋左右則補牙補唇補眼及售房中之藥者過廷試進場之具如試筆卷袋墨壺鎮紙弓棚磨礪備列焉橋西賣書者才七家先月樓李氏在路南多內板書又西[illegible]堂周氏在路北不賣仕籍及律例路程記今年名[illegible]親王府書二千餘套列架而陳之其[illegible]

璽俱銘圖記予于此得梁寅元史略揭文安集讀史方輿紀要等書皆鈔本自警編半部溫公書儀一部皆宋槧本又方望溪所著書原稿往往有之又有鈔本冊府元龜及明憲宗等實錄又西爲瑞錦堂亦周氏在路南亦多舊書其地卽老韋之舊肆本名鑑古堂八年前韋氏書甚多又郃陽人董姓同賣法帖其中吾友趙六吉精于法帖亦來此遂客沒其櫬至今未歸又西爲煥文堂亦周氏又西爲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來始開而舊書甚多與文粹堂皆每年購書于蘇州載船而來五柳多璜川吳氏藏書嘉定

錢先生云即吳企晉舍人家物也其諸弟析產所得書遂不能守又西爲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其肆賈即老韋前開鑑古堂者也近來不能購書于江南矣夏間從內城買書數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記蓋本曹氏而歸于昌齡者昌齡官至學士楝亭之甥也楝亭掌織造鹽政十餘年竭力以事鉛槧又交于朱竹垞曝書亭之書楝亭皆鈔有副本以予所見如石刻鋪敘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記春秋經傳闕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崇禎長編諸書皆鈔本魏

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諸書皆宋槧本餘不可盡數韋頗曉事而好持高價查編修瑩李檢討鐸日游其中數年前予房師紀曉嵐先生買其書亦費數千金書肆中之曉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也韋湖州人陶謝皆蘇州人其餘不著何許人者皆江西金谿人也正陽門東打磨廠亦有書肆數家盡金谿人賣新書者也內城隆福諸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帙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積數十年蓄數十萬卷皆由不全而至于全蓋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竊出

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得之而自至矣吾友周書昌過不全者亦好買之書昌嘗見吳才老韻補爲他人買去怏怏不快老韋云邵子湘韻略已盡采之書昌取視之果然老韋又嘗勸書昌讀魏鶴山古今攷以爲宋人深於經學無過鶴山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書昌亦心折其言韋年七十餘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紳之門朝紳好書者韋一見諗其好何等書或經濟或辭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值而少減輒不肯售人亦多恨之予好書幾與書昌同不及書昌能讀耳朝食後即至廠手繙至晡或典

焉于是爲巨渡而夏秋水暴至鯨奔鼉吼往往殺人人雖患之而不勝其牟利之心故淪沒無虛歲夫利之所在至於瀕死不避使有一法費不及百金而履濤瀧如平地永無頓斃之憂則人之欣然以聚材鳩工而藏事宜也祥符朱公莘國治縣三年問民疾苦百廢具興過茲口見平沙迷漫無涯也板橋棧薄無久理也士人睥睨據兩岸行者予重資然後傴其躬手行者尻而負以過至于婦人皆然可醜也騎而渡者馬戰慄如不勝而馬上者無人色可憫也咄咄久之乃授意尉王君雲聲謀造一舟始於去年六

月令三月二舟以成試於河河左右數十里父老髮蒼蒼[illegible]有見舟者皆挈其童稚來聚觀而巨洋不能爲災矣嘻是舟耳在江湖則輕于一葉置茲水則巍然佳觀郡縣之人皆賴以濟而奔走焉天下有原無足異而以所處僻陋取重者可使指數哉前造舟邑公河南人今公亦河南人某雖有記未敢衡禮部矣釀錢者戶胥某里正某例得附書

松亭記

歲庚辰八月十九日同[illegible]介眉兄弟過平陰之大柳

郎日高舂將投旅店刑部郎中張松亭先生聞而召之宿使予姪迎于門外亭曾藹然可親近入其門蒼翠之色襲人衣被又歷數門則松當庭而立松一根兩身仍相樛爲一直之可二丈五六曲而後爲枝幾枝出檐上葉下垂齊于檐余纔視之心異之先生出貌古而和年七十餘矣語良久詢所號指松而慨然曰吾少時手植此後官于朝相失數十年未嘗不相念今獲歸臥其下如對故人故號松亭松日益長而吾老且憊矣余曰是宜曰松庭非亭也先生曰吾之所謂亭即松也昔人比松於旌幢屏幃吾之松

銳顚而四垂蔭翳不漏日色旌幢屏幛無所似則以爲亭
耳先生視其子元隆曰此泰山種初植於桶桶朽根入地
遂不可移老人劇愛之宦游時屢寄書命培溉歸則枝葉
益奇嘗繪圖索題詠顧予爲之記余諾焉久未就冬十有
一月客京師介眉書來復索且曰松不足記張翁之愛松
足記也余謂先生堅心勁節其愛松固性之所近而其子
性之愛其所愛尤爲今人所不可及禮父母之所愛亦愛
之而世或有故反之者又有面則愛之背之則否者其事
不必皆加草木之細也夫草木玩好之細而張氏子姓能

由懼其親之心如此況大於松者邪況其所以事其親者邪泰山松阸於石多不能茂是松未六十年已極龍變虎跛之狀介眉嘗語予岱西諸山至陶山而竣陶山南地始平而氣最盛即郵也陶山隸肥城而郵爲平陰境距山不及一里樹多且大故郵名大柳不獨松爲然

記蝗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飛蝗過泰安自東南而西北映雲如縠彌漫泰山南自卯至申不絕予在寓舍見之驚詫終日踰十日蝝孳遂起蓋飛蝗所遺種也大官數來勘

視守令以下奔走四境終閏月無一歸解者七月六日予赴濟南渡泮水卽見路多死蝗入長清境愈多北至靳莊生死相半再北則驢行虎跳如湯沸而已翅未翅者相半其已翅者飛不飛又相半焉飛者多向直北映日視之巖谷皆白如駭浪急湍而不見涯涘以爲密雪又不遽墮地一紅冠者率人數百持竿縛縠底於其上集隴閒老者偃臥不能起少壯或坐或立皆仰視嬉笑時獲粱穀刈者十七其三未刈者爲晚穀每晚穀田內皆有婦女及十歲以子二三人旗其衣而麾之不停手口嗚嗚作鬼聲甚而民

皆遺向他郡捕蝗所遺者獨婦人稚子耳其自他郡來者反不以為切己之患然實亦無可施力晚趨張夏店有授徒旁舍者任姓自稱平原諸生詣予問狀曰河西荻粱穀蕩然矣葉盡及穗穀盡及草草盡及芝麻菽麥黃黑綠豆俱盡且及樹葉此如人當豐歲謂五穀不足食儉歲雖草種樹皮甘之如飴也河東蝗後起穀可半收而胥役日督捕蝗無暇及農事予曰收民者不宜早圖之乎任曰蝗未出時日掘子數十既生所撲倍之仍掘子如故若是者月餘矣已生者皆翅而未生者地下尚不知幾何此殆有

神爲之非人之所能殄滅也河西一婦人入地驅蝗出見於綳置隴畔歸則蝗集其兒之身皮盡破有脫衣路旁者蝗嚙碎之吾年六十未見蝗爲患有如此者嘻任所言更甚於予目所見矣所謂河泮水北流者也夜大雨不能寐記之

寶蓮亭記

青州城南劈山前麓廣福寺甚古不知創於何代士人相傳宋有青州城先有此寺寺內舊有元魏石像記及隋舍利塔下銘二刻以僻在荒山世罕知者故金石集古諸錄

及郡邑志俱未收　國朝康熙間安邱張杞園先生覓得隋刻詳見所作遊廣福寺記及書塔下銘後且屬新城王漁洋先生載在居易錄中今人咸知有舍利塔銘者二公表章之力也而石像記終未知在何所癸酉春二月余偶遊寺中從佛殿西偏亂石內得之始知所謂魏刻者即石像趺也趺高七寸橫尺三寸縱如之左面不完中陷深寸許當是置石像處記乃楷書刻前面共五十四字缺六字爲武定二年齊郡太守劉世明所造按杞園阮亭俱作劉明世蓋傳說之誤又隋石像記一刻乃開皇十五年四

月八日張洪亮等男女二十八造以祈福者舊日未經傳
聞余寓居僧舍時偶得于佛殿前土中是甲戌三月初四
日事形製似魏刻差大猶完整但爲鄉里愚夫婦所造書
法甚劣不足重又一石幢字剝蝕不全爲宋元祐開物字
畫圓勁似顏魯公余擬即寺內構一亭顏曰寶碓將上數
刻嵌壁間以垂永久又考寺在隋名勝福有舍利塔銘可據宋幢
作廣福在隋屬臨朐齊乘云漢置臨朐縣屬齊郡以縣東
朐山取名晉省入昌國縣隋開皇六年改爲逢山縣大業
初改曰臨朐隋銘在仁壽元年其言逢山即臨朐也今縣

[illegible]都距城約十六里乾隆乙亥春王正月記

重修魯仲連先生祠墓記 代

魯仲連先生遺蹟見於山東志乘者聊城有其臺新城有其陂高苑有其墓縣則祠與墓皆在焉臺之在聊城見於水經注而其他則世人相傳云然也夫聊攝以東皆齊也縣在秦為聊城地漢始分置今縣至唐併於聊城而金復分置迄于今兩縣相距才六十里而兩縣之古城又倍近焉蓋先生射書遺燕將時嘗居於此而後人因為立祠耳祠在縣城東北三十里仲連邨明嘉靖間學道陸公釴葺

山東通志謂魯連鄒後改王樓店舊有祠而神州古史攷則謂之鶯魯店以音譌也丁宰是縣之又明年潘濮州汝誠過祠下賦詩見投予因謁而葺之又於祠北二里築其墓縣志謂墓久平康熙二年知縣王君畫一乃築而植以松且勒石焉嗚呼先生之傳於世其不待祠與墓也明矣然司馬子長傳老子必著其鄉里字謚及其子孫之封爵褚先生傳東方朔特書其病死蓋世多以老子東方朔為神仙而掩其修道德愛經術之實作一傳者其有深慮乎先生對辛垣衍曰秦肆然為帝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史記

遂謂田單屠聊城後魯連逃隱於海上而國策實無此文夫先生者何人也鮑氏謂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秦辯者之囿也漢藝文志魯仲連子十四篇列於儒家其書不幸而不傳又不幸生孔子後不得論列於伯夷柳下惠之間而世之好異者或因逃海一語等諸荒怪奇幻俾與安期生盧敖者伍而豈知其瘞骨之地固歸然而在是邪是又考古者所宜特書者矣乾隆三十有一年夏五月

南澗文集卷上終